

大唐新語
二



大 唐 新 語

(二)

劉 肅 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大 唐 新 語
二 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劉

肅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街

五

印刷所

商

長沙南正街

館

發行所

商

務各

印

書埠

館

張

大唐新語卷之六

友悌第十一

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爲煮粥火爇其鬚姊曰僕妾幸多何爲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無人耶顧姊年長勣亦年老雖欲長爲姊煮粥其可得乎

馮元常閩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各臥東西壁口牀而已除服乃歸私室歷官左右丞多所釐革朝無留事高宗大漸勅諸長史曰朕四體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聞其委任如此則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說怪妄以爲祥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示百寮元常奏論其妖妄不可誣罔士庶則天甚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尋構害之神龍初詔旌其門爲忠臣門元常忠孝正直冠絕古今而神理福善眇然無依天下咸惜之元常祖慈明李密之亂爲賊所執慈明乃潛使人奉表江都論賊形勢密義而釋之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歸國密不納賊帥翟讓怒罵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爾輩不圖爲賊所執合殺但殺何煩罵也讓大怒亂斫而死煬帝聞而傷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壯武公拜二子爲承務郎

畢構爲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

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尙書。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樹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旣而哀毀骨立。變服視逾。事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

薛王業母早亡。爲賢妃。親自鞠養。開元初。業迎賢妃歸私第。以申供養。業同母妹淮陽涼陽二公主。亦早亡。業撫愛其子如己子。玄宗以業孝友。特加親愛。嘗疾。上親爲祈禱。及瘳。幸其弟置酒宴樂。更爲初生之懽。因賦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榴棣花重發。鵲原鳥再飛。其恩遇如此。

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脩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賊。自嶺南逃歸。匿於南金家。俄爲讎人所發。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詞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以身當死。兄弟爭死。旭問其故。趙璧曰。兄長有能幹。家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上其狀。玄宗嘉而宥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南金祖士季爲隋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侍郎。王充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忠烈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夙心。今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後事洩。充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大學博士而卒。

舉賢第十二

李大亮，隋末爲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張弼爲將，作承自諾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弼辭而不受。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乃張弼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復之。」太宗卽以弼爲中郎。俄遷代州都督。大亮性志忠謹，雖妻子不見情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房玄齡每稱曰：「李大亮忠貞文武，有大將節，比之周勃王陵矣。」後收葬五宗之無後者二十餘柩，送終之禮，莫不備具。所賜賞分遺親戚，事兄嫂如父母焉。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畢而卒。家無餘財，無珠玉以爲含。親戚孤遺爲大亮鞠養，而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歎伏之。」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爲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讎，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及爲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素乃以從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宮，引德彝爲土工監，宮成，文帝大怒，曰：

楊素喝百姓之力，雖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果召素，良久方入，對獨孤皇后，勞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室，豈非孝順？賞賚甚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唯麗是好，后心旣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時勳略在位，下唯激賞，德彝撫其牀曰：封郎後時必懷吾坐。後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見素，深加嘆賞，亟薦用焉。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爲記室參軍，未幾卒。太宗深追悼之，後謂房玄齡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中書令處之。

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東宮有異圖，高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官寮以解之，流挺珪於嶺州，徵但免官，而徵言於裴寂，對德彝曰：徵與韋挺、王珪並承東宮恩遇，俱以被責退，今挺珪得罪，而徵獨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人云：成王欲殺召公，周公豈得不知？無何，挺等徵還。馬周少落拓，不爲州里所敬，補州助道，頗不親事，刺史達奚怒杖之，乃拂衣去。曹汴爲浚儀令，崔賢育所辱，遂感激西之長安，止於將軍常何家。貞觀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委周草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蒙國厚恩，親承聖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業不可止也。將軍卽不聞，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召周，與語甚奇。

之直門下省。寵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陳事。六街設鼓。以代傳呼。飛驒以遠警急。納居人稅。及宿衛大小交。卽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高宗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迂於行在。太宗喜悅。高宗曰。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東輒窺我。錫賚甚厚。及薨。太宗爲之慟。每思之甚。將假道術以求見。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就命監察裏行。俄拜監察御史。裏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蕭詧。江陵平。授祕書郎。直中書省。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復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與樞密及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恠而問之。文本對曰。非勳非舊。濫登寵榮。位高責重。古人所戒。所以憂耳。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頓竭。太宗憂之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反。俄病卒矣。

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不能盡知。唯霍王元軌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令聘徵女爲妃。元軌高宗子也。高宗崩。毀瘠過禮。恆衣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嘗使國令徵賦。令曰。請依諸王國賦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返說吾以利也。令慚而退。則天時越王貞舉兵。元軌隨例配流。行至陳

倉死於檻中天下冤痛之。

岑文本太宗顧問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引進否文本對曰頃日陪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充將受禪羣寮勸進憲子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兄風乃由是召拜晉王友記高宗更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尙書

龔弘智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漢史武德中爲詹事府主簿與諸司同修六代史又同令狐德棻袁明等修藝文類聚事兄弘安同於事父凡所動止諮而後行累遷黃門侍郎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宰臣已下聽之弘智演暢微言略陳五孝諸儒難問相繼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留意然孝之爲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經之益爲大也顧謂弘智曰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願以此言奉獻高宗大悅賜綵二百疋遷國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於代

季遜爲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敵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常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嘉遂耽翫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吏並建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甥任奔任昇少孤養在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吾無間然

矣。惜殊宗而代疎矣。命與其子同名。冀無別也。時人多之。

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績爲州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遷刑部尙書。後爲周興構陷。將刑。仰天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市人爲之歔歔。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勅免刑。宣未訖。天開朗。慶雲紛郁。時人感其忠正。孝悌之報。

狄仁傑爲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移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州判。佐工部尙書閤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明珠。東南遺寶。特薦爲并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任於并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高智周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覽宣城人。而家於京都。破產以奉四子。嘗因夜臥。各言其志。處俊曰。願秉樞軸。一日足矣。智周及濟願亦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樞軸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嘗引相者觀濟等。相者曰。四人皆貴極人臣。而石不及見矣。然來早貴。所惜末途屯躓。餘達而最壽者。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顧謂仲覽曰。公因四人而

達後各從官州縣。及濟領吏部。處約以瀛州判佐參選引注之次。濟遵案筆曰。如志如志。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敍平生。亦一時之美。智周後爲費令。與佐官均分俸祿。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仲覽貞觀末授兵部郎中。遂卒。而濟等乃貴。咸如相所言。

魏元忠爲二張所構。左授高要尉。王峻密狀以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峻曰。魏公且全已爾。今子冒其威嚴而理之。坐見子狼狽也。峻曰。魏公忠而獲罪。峻爲義所激。必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效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也。俗號考終爲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當冀中也。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知左最官至青刺。

李福業爲侍御史。與桓敬等匡復皇室。及桓敬敗。福業放於番禺。匿志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搜獲之。與元禮俱死。福業將就刑。謝元禮曰。子有老親。爲福業所累。愧其深矣。元禮曰。明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今貽親以非疾之憂。深所痛切。見者傷之。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巡察使路敬潛屈於境。郡人以□□稟書旌。敬潛嘆曰。非

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壘書旌賞。或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幾若斯。思貞曰。不能言者。時或有言。承嘉恃權相侮。僕義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復應制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課者。柬之歎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荊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之使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以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矣。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己崔玄暉等誅討三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爲殿中監。伏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

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劉幽求既翊戴睿宗後爲中書令崔湜所構放於番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貞殺之。時王峻爲桂州都督知利貞希時宰意留幽求於桂州利貞屢移牒索之峻終不遣湜又切逼峻遣幽求峻報曰劉幽求有社稷大功窮投於荒裔無當死之罪奈何坐觀夷滅耶幽求懼俱不全謂峻曰吾忤大臣而見保恐勢不可全徒仰累耳峻曰足下所犯非辜明也峻如獲罪放於滄海亦無所恨竟不遣俄而湜誅幽求復登用也。

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豈言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制集於京吏部員外薛欽緒考琬策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朋友之過歟昔嘗與魏知古崔璩盧藏用聽湜槃經於大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壁諸公曰此高郵主簿歟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足下卽未有含蓄意祈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之曰士感知己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張嘉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尉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吏白以嘉貞循憲召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表又出意外他日則天

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之。則天曰。卿能舉賢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於草萊。日不視闕廷之事。陛下過聽。引至天庭。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捲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射人。遷并州長史。天平軍節度使。有告其反者。鞠之無狀。玄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者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爲他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爲臣以絕言事之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嘉貞因曰。臣聞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賢聖不能爲。時昔馬周起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十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臣不肖。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爲也。玄宗曰。卿第往太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爲相。在職尙簡易。善疏決。論者稱之。

姜皎薦源乾曜。玄宗見之。驟拜爲相。謂左右曰。此人儀形莊肅。似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對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爲社稷計。所以誅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及登廊廟。居亂后。邪臣之間。不失其正。出爲晉州刺史。甚有異績。晚徒失職。爲太平公主所引。與之圖事。以及於禍害。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可頤除中書侍郎。

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頤始也。及入謝面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一好官缺。卽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薦者。朕嘗爲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改後。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誅爲給事中。頤上表陳讓。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頤曰。晉大夫祈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卽父子猶同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頤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義。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朕自識之。自今已後。進書皆須別錄一本。云臣某撰。朕使留篋中也。至今爲故事。

大唐新語卷之七

識量第十三

大理卿孫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論事擢侍書御史卽御史中丞也雖承內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還家而臥不見顏色斯須侍御史已丁造門子孫驚喜以報伏伽徐起以見之時人方之顧雍伏伽與張玄素隋末俱爲尙書令史既官達後伏伽談論之際了不諱之太宗嘗問玄素玄素以實對既出神彩沮喪如有所失衆咸推伏伽之弘量

高麗莫離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進曰莫離支弑其君陛下以之興兵將弔伐爲遼東之人報主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郕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以爲不可春秋書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以示後臣謂莫離支所獻不宜受太宗從之王方慶爲鳳閣侍郎知政事患風俗偷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續綴大功未葬並不得朝會仍終喪不得參燕樂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慘陪厠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請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則天從之方慶周司空褒之曾孫博通羣書所著論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聚書甚多不減祕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子陵

工札翰，善琴棋，少聰悟而性嚴整。歷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爲秋官郎中，司刑少卿，歷居法官，數折大獄，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鹿城主簿潘好禮者，慕其爲人，乃著論稱有功斷賢於張釋之，其略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有功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爲知言。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之幸也。昔臣不知譖者，並爲友善，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張文瓘爲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國家所貴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不爲多也。初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文瓘嘗臥疾，繫囚設齋以禱焉，及遷侍中，諸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爲萬石張家，咸以爲福善之應也。

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爲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薛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爲磁州刺史。

神龍初，將合祔則天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諫曰：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來，始有合葬，伏